



小

說

精神病院

悠
悠

時間：青空碧藍，萬里無雲的秋天的一個週末的早上。

地點：××精神醫院門診室。

人物：一個剛踏出校門的年青醫師。

一個在校苦讀的學生病人。

年青醫師口啣雪茄，西裝革履，足蹺桌角，斜倚搖椅，自由逍遙地看着當天的晨報，等待着第一位病人的光臨。

學生病人徜徉徘徊於閉着的寫着「門診室」，的毛玻璃門外，一手緊握着門把，但並不旋開。双眼直瞪「門診室」三個大黑字，若有所思地呆站了一會，又攤開了那隻停在門把上瘦小的手，走遠了。像是培養勇氣似地，他走向那廊上的長椅，坐了幾分鐘，忽然霍地站起，大步邁向大門，門似風吹一般地開了。年青醫師被這轟然的開門聲嚇了一跳，幾乎從歪斜的搖椅上跌了下來，心裡又氣又喜，因為到底今天的第一位病人光臨了。

醫師：你好，請坐，請問尊姓大名。

病人：我並不好，否則不會找上你的門。（坐下），你問我大名嗎？哈哈，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所以「名」與「利」成了一對絕艷的孿生姐妹花，衆人攘臂而事，惟恐後人。打從咱自墜出娘胎，呱呱而叫起，老父爲我命名，以報戶籍，以領津貼，總不能爲「無名氏也」。學優而仕，則有別號，以示滿腹經綸。演戲的必有藝名，其名惟恐不黃不怪，以予人印象良深。爬格子賣文章以療飢的窮小子，則必有一打以上的筆名，多方「投石問路」，以防退稿，免貽笑老編。賣靈賣肉的，也必有花名，以免罪累祖宗。娘娘腔的小子，甚至還有乳名，以示其乃吮乳而大，非同雞鴨。我嘛，既非官人，也不是戲子，用不着爬格子，更非賣肉的，大丈夫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小姓小名「不見經」是也。

醫師：你貴庚幾許？

病人：年齡嗎？這是世上最不重要的東西。你不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燙頭髮、穿高跟、抵死也

說是二十。眼角魚尾紋滿佈的半老徐娘，嘴便偏說是十八。五、六十歲的大丈夫，白髮鬍鬚，眼不明耳不聰，齒落背彎，竟說是二十出頭，好來個老牛吃嫩草，做個小丈夫。反正，這一切都不打緊，人生自古七十才開始，但我確信還沒過够七十個冬天。

醫師：你什麼地方不舒服來找我幫忙？

病人：我生來寬額深目，耳小頸肥，髮如秋草，膚似黑漆，綜關張之體，誠不可多得之貌。而且自幼寒窗苦讀，雖不似古人之映雪夜書，聚螢而讀，懸頭刺膝的賣力，然而也在幾萬人的聯考中上過榜，雖無狀元之名，也有秀才之實。可是，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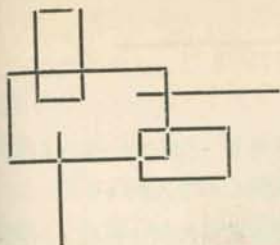
醫師：可是怎麼樣？

病人：可是我愛過所有的姑娘，也追過許多的小姐，但是沒有一個對我輕輕的微笑，只要對我一笑。

醫師：你一切條件都不錯，爲什麼沒有一個小姐，對你好感？

病人：綺羅萬箱，不過一暖。食前方丈，也不過一飽。黃金萬兩，兩腿一伸帶不走半分。但是我

（下轉第35頁）



我對新詩的看法。。。。

..... 藥一葉天明

隨着時代的進步，文學的形式也逐漸的在蛻變中，新詩的產生更如雨後春筍大量的出現，仔細觀察自胡適先生所提倡的白話文學運動以來，散文的進步顯著有了收穫，但是在詩的方面與其比較，無形中遜色許多，追究其因，不難發現自五四運動期間的浪漫派極端反對格律的形式以及現代派澈底的反對格律，再再破壞了詩應具有的結構和句法，使得詩本身的韻味消失，而以標榜不受形式和韻律的新鮮的表現做為自由詩創作的法則，結果作品是亂雜無章，鬆散無力。雖然自由詩要求新鮮、新奇、富有創造性，然而今日自由中國詩壇上所表現的作品多是新得令人啼笑皆非，奇得使人覺得不倫不類，更有的空洞而缺乏內容的詩，把散文當做詩而沒有界限，無形中增加混淆的情況，我們不反對詩要有其新的發展，可是發展要有表現，好的固然不一定是新的，而新的也不一定都是好的，新詩當初的立意雖好，可惜方法却有缺點，認為形式主義是開倒車的主義，應摒棄，要走向自由的、不拘於格律的現代詩就不要囿於圍窄領域之中，但是自由要有其法

度，法度就不免要有一個標準，一種規格，總不能離譜太遠，詩之所以為人喜愛乃在於其詞句的美麗，含意的悠遠，與平仄音韻的優雅，就好像音樂的樂譜每一音節一定要幾拍，千萬不能沒有一些限制，而把內容當做形式，隨時改變形式就是新的技巧，而忽略了詩的本質，以致於詩壇界的作品雖然日益增多，而真正够水準的傑作却相形減少。

為了新詩的前途，我們應該呼籲澄清詩的作品，不要再產生些晦暗難解而句法不够簡練的新詩，誠如某音樂家所說：「現代詩，盡是一些詩的渣滓」，如何才能使現代的詩不再是渣滓，我以為首先應由詩的內容求得充實，結構要求緊湊，句法必要精扼，如何達成，則必有一完整的形式，不僅要有系統而且要簡化形式，當然唐宋的詩可為借鏡，西洋詩的優點也可盡量吸收，却不能如提倡新詩者把詩的範圍自由化而無法得到依歸，否則今日之詩永遠停滯於渣滓的階段，如此不僅是今人的恥辱，也對不起詩壇邁進所應有的使命，更對不起古人給予我們深厚的詩的基礎。

(上接第34頁)

帶不走半分中的半分，因為我不想帶，也沒有東西可帶。我赤裸裸的來，現在仍然是赤裸裸地走着，將來也將赤裸裸地去。

醫師：你並不赤裸，因為你有的是學問。

病人：學問，哈哈！學問。但我不會逢迎曲屈，不會折腰低頭，不會甜言蜜語，不會搖尾乞憐，不會見風轉舵，沒有厚臉皮，沒有黑心肝，沒有朋友，沒有作達官巨賈的親人，沒有對我微笑的小姐，沒有……

醫師：這一切都可學到的，你不用急。何奈天涯何處無芳草。

病人：是的，雖然誰也不能使時光倒流，草原欣欣向榮，花卉再度艷放，但我不再感傷過去，寧可在殘留中找出新力量！

醫師：是的，當你跌交時，你要趕快勇敢地站起來，不要讓別人知道你曾跌過交。

病人：岩石在日光裡也有溫度，海水在風中也起浪，為何我的投影全毀在黑色的布幕上，成為茫然，成為斷了連繫的飄忽。像一隻紙船在火海中急航，像一流雨露在大海中前進。朋友，當能起錨時，海浪很急，但是岸是不能跟着前去的，我試着將ego拋入指針急轉的羅盤裡，企圖逆旋，那磨擦，比鋸齒向木料問路還急燥。那互撞，比火箭騰空前的一刹那還壯觀。生命就是打穀場裡遺落的穗子，死亡就是那不磨也亮得發光的打穀機，啊！死亡，它是一切的一切。

醫師：Nurse. 給他 P. S. T.

病人：也好，給我Pistol，但別忘了多上一顆子彈，免得增加一秒鐘的痛苦。